

事言要玄

卍

長者言 志唯警語 海剛峯嚴師誠 醒心格言

吃語 隱語 夷語 謎語 歇後語 怖

劍鏡 屏風 麈尾 如意 交謁 行

事物紀原

硯 水注

紙 墨 雌黃

香 燈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60
冊數	21 (11)	
函號	367	3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文物

漢書楊雄答劉歆書雄少不即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嘗

問先代輜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

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間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

輜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

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槩之法畧有故天

下土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

以問其遺語歸既以鉛摘次之於槩二十七歲於今矣其不勞

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帷幙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於後嗣

言烈於漢籍誠雄心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邁也

拾遺記張華博物志成晉武賜以麟角筆管遼西所獻也青鐵

硯用干闥所貢鐵為之也側理紙萬番南越所貢

唐書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象牙犀角為管麋毛為心覆以秋毫松烟為墨末以麝香紙必須緊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也

唐子西硯銘硯與筆墨蓋器類也出處相近也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天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天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天乎其於是得養生焉

筆

書王珣孝武時為左僕射夢人與大筆如椽覺語人曰當有

大手筆事俄定冊謚議皆珣草之

李白夢筆生花自是文賦曰進五代和凝十七歲時筆至

京師夢人與五色筆十九登第

典器路粹字文蔚少學于蔡邕為丞相軍謀祭酒曹操令在狀奏孔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

博物志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以取為筆嶺外尤少兎人多以鷄雉毛作筆亦妙故嶺外書札多體弱然而筆亦利其鋒至水乾墨緊之後鬚鬣然如蠶焉

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曰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也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自蒙恬始作秦筆耳以枯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兎毫竹管也非謂古筆也又問曰筆有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赤管言以赤心記

事也

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筆以錯室為耐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危為之又以雜室為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尚書故實僧智永遠祖逸少智永積年學書有秃筆頭千窺之

皆數石後瘞之號為筆塚韓愈毛穎傳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呼為中書君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

文會稽褚先生友善其出處必借

天寶遺事蘇頲有石花筆架天欲雨則筆架津潤以此占雨無

差柳子厚詩截玉銛雖作妙形貯雲合霧到南溟李賀詩筆補造化天無功

五代史漢史弘肇位方鎮不喜賓客嘗言文人叵耐呼我為卒

曰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黃帝造續事始括竹槍孔明造長二丈五尺大劍若毛錐

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

紀聞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為詩書之國故

考工記以魯之削為良王羲之筆經筆成合蒸之令熟三斗水飯以繩穿管懸水器上一宿而後用

御史臺記臺中尚楫揖古之肅拜也故有臺揖筆每書事必恭

筆當額有不能下筆者人號為高指筆往往自臺拜他官執筆

亦誤作臺揖者人皆笑之

類說世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後子

孫尤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于宣城先與二管詰其子曰柳

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如退還即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

以為不入用別求遂與常筆陳云先與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

信與之遠矣弗姬多以小兒胎髮為筆柱鄭虔云蕭祭酒常用之嶺南太守以兔毛使工人製筆偶失之因剪已鬚為

天中記今之筆故者往往尋不見或會府吏千百輩用筆至多

亦不知所之或云鬼取之判真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日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惡舉

事皆無恙

今之職官斷太辟罪者署案訖必尋毀其筆蓋彰其惻忍也醫工常取之燒灰治驚風及童子邪氣

代醉編為鏡亭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皆未必然恬乃秦人

而詩中已有彤管謂女史所載之筆又傳為史載筆又孔子作

春秋筆則筆絕筆於獲麟又尚書中侯云玄龜負圖出周公授

筆以時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不

韋燕謂之弗其來尚矣馬六年乃附會以為簡牘之筆乃今竹

筆非毫也至恬始用兔毫矣殊不知莊子有砥筆和墨之句則

以毫染墨明矣竹筆豈可敵耶義之筆經諸郡獻兔毫唯趙國

是以兔肥毫長而銳須用中秋月收之近夏焦而嫩近冬脆而秃

凡言製筆之法然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為主與者為輔參之

以絲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鈞

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白樂天有規矩筆賦王

之毫調利難

視

釋名視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太公金匱視銘云石墨相着而黑邪心詭言得無汗白

伍緝之從征記魯國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製甚古朴蓋夫子

平生時物也

西京雜記天子王几以酒為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為硯亦取其

不冰義之筆陣圖紙者陣也筆者刀鞘也墨者登甲也硯者法

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

漢武外傳元鼎五年鄧支國貢馬肝百斤為硯以水銀養內金函金泥封之其國人長四尺惟餌馬肝石半青黑如馬肝碎之俱丸轉丹吞一粒滿年不饑以拭白髮皆黑帝常坐其泉殿群臣白髮者以拭之應手皆黑時公卿曰不願作方伯唯願拭肝

石漢宣帝時中郎將彭祖少與帝微時同硯席

陳留志范喬年二歲祖父薨卒臨終撫其首曰恨不見汝成人以吾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此言告喬便視啼哭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之為硯甚工而貯水數日不滲世傳云昔人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締濾過碎胡批油方埏埴之故與衆瓦有異焉梅聖俞詩不作鴛鴦飛乃有鴛鴦

情楊師道詩圓池類壁水輕輪染烟華將軍欲定遠且無不測除今有圓如杯而中隆起水環之者名曰壁壁硯亦謂之分

題硯傳玄賦木則貴其能軟石則美其潤堅加朱漆之膠固含中德之青玄

資暇集稠桑硯始因元和初李濟翁叔祖宰統之承陽邑諸子

溫清之際必訪山水以遊一日于澗側見一紫石憇息於上其

其色且欲記其憇山之遊既賞携鑄其隨至自勒姓氏年月遂

刻成文復無利缺乃曰不頑不楚可琢為硯矣唐語林僖宗時

中書因議政喧聲碎硯王鐸嘆云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異苑蔣道支于水側見一浮檀取為硯製形象魚取道家符識

皆納硯中後忽失之道人曰吾暫遊湘水為二妃所留今復還

可于水際見尋道支旦至水側得一鯉魚買剖之得先時符識

北夢瑣言鄭朗落志時几上硯有聲時洪法師在座曰有聲價

之象明後位在台輔

五代史桑維翰或令其改姓維翰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

而他姓卒以進士及第四傳絳縣人善製澄泥硯縫錫於分

硯水不涸馬通與號州而後取則泥已實囊矣陶為

文嵩傳石虛中字居默南越高要人也器度方圓中心坦然隱

遁不仕因採訪遇之端陽拜即墨侯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玄

光華陰褚知白同出處蘇試有萬石羅文傳陳師有

蘇易簡硯譜會稽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

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石揚休以鈔三萬得之李衛公

妙者後主青石硯墨池中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每歲

自隨後歸朝陶穀見而異之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索

之良苦陶不能柰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即死自

是硯無復潤澤

宋謝堅知徽州嘗于舊坑取石貢理宗初坑上常有五色雲如

錦衾郡檄隨雲所覆處斷之得佳石有白文繞兩船宛轉如二

龍既發為硯而雲氣不復是矣

柳公權論硯言青州石為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石世傳

端州有溪因曰端溪其石為硯至妙益墨而至潔其溪水中出

一草芊芊可愛匠琢訖乃用其草裹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

損也噫亦非天使之然耶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

山絕頂者尤潤如猪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黃色點者世

謂之鸚鵡眼或脉理黃者謂之金線文尤價倍于常者也其山
號曰斧柯山即觀基之所也昔人採石為硯必中牢祭之不爾
則雷電勃興矢石所在

端所出有四巖石為甲然巖石又
分上下又有死眼活眼之別圓暈相重黃黑相間鑿睛在內晶
熒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容畧具內

外皆白謂之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眼石

溫潤端人謂石嫩則多眼凡青脉必有眼脚石腰石多青脉眼
之別有鸚鵡眼雀眼雞眼猫眼菜豆眼翠綠為上黃赤為下眼
生墨池外曰高眼生於池內曰低眼
高眼尤所愛尚以其不為黑所漬也

至破其家得之研面世所謂熨斗焦者成一黑龍奮迅之狀可

畏二鸚鵡眼以為目每遇陰晦則雲霧輒興公密沒歸一飛也

謀詢政和間遂登金門祐陵置平和殿為書符之用三層餘
有龍尾

石硯近貯水處有圓暈幾寸許正
如一月狀其色明暗隨月盈虧

滄水燕談唐彦猷嘉祐中守青社得紅絲石於黑山琢為硯其

理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或如山峯或如雲霧花卉石

自有膏潤泛墨色覆之以匣數日不乾彦猷作硯錄品為第一

志林建州北苑龍焙山如鳳翔下飲之狀東坡得石為硯銘曰

蘇子一見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又紫潭出玄雲又文章忠

義老研磨

吾溪漁隱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黑縝密可以敵玉滑

膩而能起墨以之為硯故世所珍石雖多惟羅紋者眉子者刷

絲者最佳東坡作龍尾硯銘云滑不拒墨者此羅紋石也又詩

五十三

云成都畫手開十眉者此眉子石也汪彥章詩云水蠶吐繭抽銀忽雲綃裂斷擲錢繻此刷絲石也歛石其最可上者每用墨計以水泚之泮然盡去不復留漬於其間是足過端石矣

卮言趙希鵠雲端溪下巖舊坑卵石黑如漆細潤如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又一種卵石去臙方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花點如筋頭大其點別是碧玉精潤與研質不同或有排點如粟皆叩之無聲磨亦無聲此品南唐時已難得中巖舊坑石色紫如新嫩脫細潤於玉有眼如小綠豆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縑紋或白縑紋如線此種亦外有黃臙包絡叩之微聲磨亦無聲已上視久用鋒芒不退 希鵠又云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然在臨洮

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為無價之寶余有宋孝宗所賜周益公正此物也有御筆洮瓊二字

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發晉靈公冢得玉蟬餘一枚腹空容五合水王取以為盛水滴

傅玄水龜銘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出源水有似清泉潤彼玄墨染此弱翰申情寫素經緯群書

紙

釋名紙砥也平滑如砥石也方絮曰紙紙者絮也苦字從系氏聲蓋古人書於帛故裁其邊幅如絮之一苦也

漢書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號書應劭曰赫號薄小紙也閱文振褚待制傳初名藤更知白至漢和帝起拜秘書省尋擢秘閣待制知白用而竹氏帛氏遂廢與陳玄常侍左右帝戲玄曰江漢以濯秋

陽以暴知白可謂孔氏之徒馬而卿及之何玄曰知其白守其黑臣得自全之道儼儼者易汚臣懼知白之不終也

後漢書蔡倫為上方令有才思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或用縑

線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為麻紙楮皮為穀

紙自是莫不用焉初學記古之素白依書長短隨事截絹故數重者即名幡紙故名從系此形聲也貧者用

蒲寫書則路温舒截蒲是也至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以故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絲巾為殊不得言古

之紙為

南方草木狀密香紙以密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青文如魚子

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秦康五年大秦獻三萬幅帝以萬

幅賜當陽侯杜預令寫所撰春秋什例

唐書舒元與作帛剉溪藤文言剉溪藤可作紙今之錯為文者

皆天關剉藤也坡詩溪石琢馬肝剉藤開玉版國史補紙之外者越之剉藤也

歲蜀之麻面薛骨金化也子十色牋又雲陽有六合牋

纂異記薛稷為紙封九錫拜楮國公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元

璿曾孫穆之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

杜陽編德宗朝有朱馬來常嗽玉屑聲甚清暢及為鷲鳥所搏

宮人皆以金花箋寫多心經薦其冥福

卮言蔡倫後有左子邑善造紙蕭子良云子邑之紙研妙輝光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勅紙各二百唐高麗

歲貢蠶紙襯書卷日本國出松皮紙又水苔紙以苔為之名側

理紙晉武賜張華萬番造博物志扶桑國出笈皮紙中國有桑

皮紙蜀中藤紙江南竹紙楮皮紙黠歛凝霜紙浙中有麥麴稻

稗紙宋張永所製紙為天下最尚方不及齊高帝造銀光紙賜

王僧虔段成式在九江造雲藍紙湘東王為荊州上武帝云特
送五色紙三萬枚吳越有温州蠲紙烏程紙由秦紙南唐有澄
心堂紙細薄光潤為一時之甲蜀牋按成都古今記載其目曰
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
銅綠曰淺雲凡十樣又有松花金沙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
之目蜀志王衍以霞光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曠又有百韻牋
幅長可寫百韻有學士箋短於百韻薛濤箋短可書四韻韓浦
詩云十樣鸞牋出益州又元稹寄薛云菖蒲花發五雲高今世
所重薄則澄心堂厚則高麗爾其次則無灰連四紙若古所稱
五色霞光之類尤為可惡百年後墨皆脫落書畫之類皆以紙
白板心為貴

式與廷筠詩三十六鱗克使時數番猶得畏相思
待將袍襖重抄了寫盡襄陽播摺詩一云令飛之

有極柘詞
恐播摺誤

墨

說文墨者黑也字從黑土墨者煙煤所成土之類也古人灼龜
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乃吉

紀聞近縣歛間有人造
白墨色如銀逆研畢即
與常墨無異即
未知所製之法

顧野王輿地漢時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
有女子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語曉別贈墨一丸肅方欲注周
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晉書陸士龍與兄云一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云
燒此復可用然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

纂異錄薛稷為墨封九錫拜玄香太守兼亳州都郡平章事

經墨染紙三千字不昏暗者為上凡墨用之一歲纔減半寸者
萬金不換雜志燕人易玄光字處晦封松滋侯坡詩云遠致烏
玉玦 楊維禎璞隱傳隱者蒲氏名玄珪上世狙狽人秦時爵
五大夫漢時依蜀人楊雄雄居家習玄學上長揚賦非藉為客
不能見翰林主人始終以客卿呼之自
去與蜀之涪陵蒲序氏同居萬松岡

藝文志唐玄宗修圖書創集賢院大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
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
千五百皮為筆才

陶家錄事唐玄宗御案上墨曰龍香劑一日墨上有小道士如
蠅行上叱之呼萬歲奏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世人有文章者
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以墨分賜掌文官

開元自豐上齊朝會儀諸郡守勞訖遣陳土宜字有謬誤及書
以墨水一升 宋書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
墨皆自營造上每得表啓自實供

御者不及四譜祖氏本陽定人
唐之墨官世以易水墨為上

春渚紀聞偽蜀有童子某者能誦書孟氏召入甚佳其頰悟遂
錫之衣服及墨一九後佳童誤墜於庭下盆池中後數年重植
盆中荷芰復獲之堅硬光膩仍舊或云僖宗朝所用之餘者州

韓有李廷珪墨曰
臣廷珪四和墨

任道源家有唐高宗時鎮庫墨重三斤許質堅如玉石銘云永

徽二年鎮庫墨

四譜義熙中三藏佛馱陀譯華嚴經堂下忽化
出一池常有青衣童子白池中出與僧洒掃研

墨神仙傳班孟能嚼墨一
噴皆成字畫紙有意義

常侍徐鉉云建康東有雲穴山西有石墨親常使之又云幼年
常得李超一挺長不過尺細方如筋與其愛弟錯共用之日書
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自後用李

氏墨無及此者超即廷珪之父也唐末陶雅為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焉

北戶錄婦人集汲太子妻李與夫書云致尚書墨十螺梁釋律

御墨一量十二九皇后妃一量一百九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

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宋元嘉中格寫書墨一

丸限二十萬字

澠水燕談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

留居以墨名家超本姓奚江南賜姓李其墨有劍脊圓解面多

為龍紋仁宗宴群臣於羣玉殿嘗以其墨賜之有雙脊龍祿尤

為佳品

顧微廣異記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好寫書今山中多出

石亦可以入硃硯中使錄異嶺表有雷墨蓋雷州廟中雷雨起人多於野中獲得石狀如蟹

謂之曰雷公墨也扣之鎗鎗然光瑩可愛

志林阮公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履吾有佳墨七十枚而猶取

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

墨墨將磨子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為好事者之戒

世人論墨多取其黑而不取其光光不黑固為棄物若黑而不光素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為佳懷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烟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既黑而光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文房四寶古有九子之墨祝婚者多子善禱之義祝曰九子之

墨成於松烟本姓長生子孫圖邊段成式墨書云名殊九子狀

異二螺

厄言造墨之妙者無過魏帝誕所謂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者也

六朝無過張永五季無過奚超及其子廷珪廷珪在南唐賜國
姓寘之水中三年不壞宋有常和沈珪陳瞻者皆妙品也張遇
以龍香劑進御有隱君子王迥者止用遠烟鹿膠而自有龍麝
氣當勝之至潘谷而妙駸駸乎廷珪流亞矣元朱萬初又谷流
亞矣蘇浩然澣自製墨皆作松紋皴皮堅緻如玉石王迥流也
至金章宗乃以蘇合油為按烟為之遂與黃金同價蓋墨妖也
筆談館閣新書淨本有誤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字之法刮
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唯
雌黃一塗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鉛黃蓋用之有素矣

香

說文凡香之屬皆曰香遠聞曰馨美者曰馥音氣曰馨

先時時香序所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瘳慘

膏唐粘濕其松蘇合安息爵金捺多和羅之屬並被於外國

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蒙甲戩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

增於尤疾也范序所言悉以此類朝士麝本多忌比使保之棗膏昏蒙比羊玄保甲戩淺俗比徐湛之其松蘇合

比惠休道人沉實易和蓋自比也

天寶遺事楊國忠常用沉香為閣檀香為檻欄以麝香乳香飾

土和為泥飾閣壁每於春時花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於此閣

上賞花焉禁中沉香之亭治不侔此壯麗也

萬花谷周顯德間昆明國獻薔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酒

衣衣敞而香不散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薰麝香逆於人鼻所過瓜畫一蒂不獲元載寵姬薛瑤英母

趙娟幼以香啖英故肌肉悉香

傳燈錄香嚴童子白佛言我諸比丘燒水沉香香氣寂然來入鼻中非水非空非烟非火去無所著來無所從由是意銷發無明

漏得阿羅漢

香譜宋景公燒異香於臺上有野人被草負笈加門而進為是子帝世司天部

香譜司天主簿徐肇遇蘇氏子德哥者自言善為返魂香手持

香爐懷中取一帖白檀香末撮於爐中烟氣裊裊直上甚於龍

腦德哥微吟曰東海徐肇欲見先靈願此香烟用為引導盡見

其父母曾高德哥曰但死經八千年已上則不可返矣

泉守葉廷珪香譜乳香一名薰陸出大食之南數千里其樹類

松以斤斫樹脂溢于外結而成香聚而成塊上品為棟香圓大

如指頭今俗所謂滴乳次曰瓶乳言收時置于瓶中又次曰乳

塌蓋香而雜以沙石者也又次曰黑塌蓋香之黑色者也

腦子出渤泥三佛齊亦有之乃深山窮谷中經千年老杉樹其

枝幹不曾損動者若損動則氣泄無腦矣其大者成片謂之梅

花腦其次速腦又其次米腦

沉香其木類極舉多節取之

先斷其木根積年枝幹俱朽心與節不壞者香也其香黑而沉

水者為沉香半沉浮者為鷄骨香其粗者為箋香大槩生結者

為上熟結者次之堅黑者為上黃者次之有犀角沉燕口沉附

子沉

蓬萊香出海南山西其初則狀如粟棘房土人謂之

刺香

生熟速香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樹斫於地

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

檀香出於三佛齊國皮堅而色

黃者謂之黃檀皮膚腐而色紫者謂之紫檀

鷓鴣斑體薄而

易燼其厚而沉水者差久

降真香氣勁而遠能辟邪氣

篤耨香出真臘國亦樹之脂也樹如松杉之類而香藏之皮
樹老而自然流溢者色白而透明故其香雖盛暑不融 麝
香本出占城國樹老而仆埋於地而腐外黑而內黃赤者其氣
類如麝 龍涎出大石國其龍多蟠於洋中之大石卧而吐
涎衆魚聚而嗜之士人見則沒而取之然龍涎無香其氣近於
臊白者如百藥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能發衆香
故人常用之以和香焉 薔薇本大食國花靈也今則採葉
荊取其液以代焉然其水多偽雜試之用當琉璃甌盛之翻搖
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爲真 安息香出於三佛齊國其香乃
樹之脂也其形色類胡桃穰而不宜於燒然能發衆香故人取
之以和香焉 亞濕香出占城國其香非自然乃土人以十

種香搗和而成體濕而黑氣和而長焚之勝於他香

金

拂手香皆出占城國土人以腦麝諸香搗香而成或以塗肌以
以拂手其香經數宿不散 金顏香正出大食真臘國其香

乃樹之脂色黃而氣勁工於聚衆香 蘇合香油亦出大食

國氣味大抵類篤耨 鷄舌香一名丁子香以其形似丁子

香也即丁香之大者今謂丁香母是也日華子云治口氣

螺甲雲南者如掌青黃色取壓燒灰合香者多用之 脩甲

香方取大甲香如崑崙耳者酒煮密熬入諸香中用 艾納

出西國似艾松皮上薺衣合和諸香燒之其烟團聚清白可愛

沈筆談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其間叙草木異物尤多繆

妄率記異國所出故無根抵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

鷄舌葉藿膠薰陸此尤謬旃檀與沉香兩木無異鷄舌即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草葉南方至多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迥殊原非同類

黃魯直惠江南帳中香戲答百鍊香螺沈水寶薰近出江南一

秘黃雲繞几傳燈錄一十祖摩拏羅至西印土焚香而月氏國王忽睹異香成穗之異深禪相對同

參螺甲割崑崙耳香材屑鷓鴣班欲雨鳴鳩日永下帷睡鴨春

閑我讀尉宗香傳文章不減二班誤以甲為淺俗却知麝要防

閑顏潛庵詩紅添寶鴨心中火青噴金貌口內烟李商隱詩睡鴨香爐傳久薰

集異記博山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象口之四

環盧氏失此爐使吳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為金其象實山石

博非材有孔非泉間閨晨興見發青烟此香爐也語其處令求

之即得長安工巧丁謏作此禱香爐一名被中香爐秀機環轉以奇禽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得被一作九層博山香爐鏤怪獸

歸田錄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

兩爐以公服單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郁然滿室濃香時又

謂之梅香李義山詩鑠香金屈戌帶酒玉崑崙又詩金蟾噉鑠

鼻鈕施之於幃燒香入玉獸牽絲汲井回此皆香器其名鑠者蓋有

燈幃之中者也

漢畫金枝秀華庶旌翠旌注金枝百二十枝秀華中主有光華

也離騷云娛酒不廢沉日夜蘭膏明燭華銅錯易齋藝林唐昭

李茂正令推油以助軍需俄有司言官油沽賣不行冬為松明

一科便可並明月禁之
茂大笑於明之禁遂止

洞冥記武帝既耽於靈怪嘗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
筒以純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有雙城如蜂起
侍者舉麟鬚之拂以驅之

西京雜記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

是乎賈曰目潤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

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說文缸燈也昭君怨剔盡銀缸
夜不眠詩餘人去秋來官漏永

夜深無語
對銀缸

梁簡文帝云九微間吐漢武內傳西王母遣使謂帝曰七月七
日我當暫來帝至日掃除燃光設九華

之燈五枝交布秦故事百華燈樹上月朔朝賀於殿下設
三階之間端門外設五尺燈回照星明聚類

炎洲踈同火樹蘭膏馥氣芬炷擎心寒生色淺露染花沉

唐高邁長明燈頌離婁之目處闢室或不能觀燈處之皎如也

澄公之掌在玄夜或不能照燈在之了如也晉藝術傳佛同澄
預知劉曜之敗令

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合臘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聚
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哲以朱條縛其

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
遂赴洛陽拒曜生擒之故大雄氏以方便力救黑暗界藉其

光誘其人佛所以有燃燈名法所以有傳燈義大抵長明燈是

其蘊乎夫日主晝太陽之精中則曷曷則沒我長明燈不沒月

主夜太陰之精滿則虧虧則盡我長明燈不盡日月尚爾况小

光小明哉吳聞錄唐楊穆於昭應寺讀書每見一黃裳女子一
日誦詩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寒

帷帟孤影楊問爾甚姓氏曰遠祖名無忌姓宋十四代祖因顯
揚釋教封長明公開元中明皇與楊妃建此寺立經幢封妾為

西明夫人因賜珊瑚寶帳告之自此異生
蟻郎不復強暴矣後驗之乃經幢中燈也

黃常明詩話子美夜宴左氏莊檢書燒燭短燭正不宜觀書檢

閱時暫可也退之短檠二尺便且光可謂燈窓人中語猶有未
便燈不籠則損目不宜勤且久山谷夜堂朱墨小燈籠可謂美
矣而虛堂非夜久所宜子瞻推門入室書縱橫蠟紙燈籠見雲
母慣親燈火盡儒生酸態韓愈詩囊裏無瑕粟釵頭綴王勣楊
軒詩解照日月不照處獨明天地未
明時楊廷秀詩雙花忽作蜻蜓眼孤焰仍懸
正膽瓶石曼卿詩虛堂金鶴細影透玉河清
雪齋廣錄宋潛為其陵巡檢故友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
立燈下唱曰即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低迷羅箔風泣背西窓
雨遂滅燈趨趙寢明夜又來唱曰一自別來音信杳相思瘦得
肌膚小秋夜迢迢更漏長守盡寒燈天未曉後又曰獨倚朱奈
翠黛顰傷嗟良夜暫相親如今且伴才郎宿應為才郎喪此身
諸生怪趙精神恍惚潛往觀焉遽入以手抱之乃一燈檠耳

燭

儀禮宴則庶子執燭於祚階司宮執燭於西階甸人執大燭於

庭閭人為燭於門外

周禮凡邦國大事司烜氏共贊燭祭祀共
明燭周穆王集方士春宵宮有蠟膏之燭

戰國策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與其婦李吾合燭合績徐吾
最貧而燭不屬或謂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徐吾曰
妾以貧故起常先去常後掃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為貧故
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明去一人燭不為益閭何愛東
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韓非子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
舉燭相受書曰舉燭高明高明者舉賢而任之

北史後魏甄琛舉秀才入都常以奕碁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奴

常令執燭或時睡則加杖奴不勝痛楚乃曰即君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今博奕是何事也琛大慙遂研習書史杜陽編云同昌公主病術上米實獻以香蠟燭其燭方二寸上被五色文卷而焚之郁烈之氣可聞百步煙出其上即成樓臺殿閣之狀蠟中有紫脂故也

歸田錄鄧州花蠟燭云是寇萊公法公自少富貴不點油燈雖

劍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與容相

對二公皆名臣奢儉不同如此

宋國史後補每歲正旦曉漏以前宰相三司使皆以樺燭百炬

擁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至衆皆滅燭避之坡詩萬人爭看火

城還禮燭不見跋注跋本也說文燈燭燼曰炮班賦金缸街壁是謂列錢注燈盛列于壁有似列錢

天寶遺事申王以龍檀木刻童子綠衣束帶每遇夜集就列

燭謂之燭奴楊國忠每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行立呼為燭圍

唐太宗詩燭聽風來動花開不待春鎮下千行淚非是為思人

宋孫明復詩一寸丹心如見用便為灰燼亦無詞

孟郊東野燭蛾詩燈明雙舞蛾殿生何太切想爾飛來心惡明

不惡滅賀方回詩附炎竟何功自取焚如酷古今注飛蛾一名慕兒賀方回以為

鬼蛾廣雅燈籠曰篝

扇

方言有關而東謂之篋白關而西謂之扇雜記長安巧工丁綬作七輪扇大徑丈餘

使一人運之滿堂皆寒

古今注舜廣開視聽作五明扇漢公卿大夫皆用之魏晉非乘

輿不得用殷高宗有雉雉之祥故有雉尾扇漢以扇為便而雜記成帝賜飛燕七

華扇又有雲母扇翟扇
蟬翼扇梁冀作擁身扇

事類賦曹植九華扇賦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賜尚方竹

扇名曰九華因賦曰形五離而九折篋釐解而縷分倣虬龍之

蜿蜒法雲霓之網緼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

鄴中記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

彩添畫列仙奇鳥異獸雲母帖其中彩色明徹虎出時用此扇

挾乘輿又有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作紫緝色或

作鬱金色

拾遺記周昭王昭塗脩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

鳳鵲皆脫易羽毛聚鵲翅以為扇緝鳳毛以飾車蓋也扇一名

遊飄二名反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娛使二人更

侍於王側輕風四散冷然自涼

世說庾稚恭為荊州刺史以毛扇上武帝帝疑是舊物侍中劉

劭曰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鍾磬先聽其音稚恭

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帝左右

南史齊竟陵王子良之孫貴於扇上畫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

里為遙滑耀編程楷清風先生傳其先衛之淇澳人有三姓一曰統氏漢時從班婕妤入宮中一日羽氏從諸葛武侯

為軍前指揮後統氏近女婦羽氏情武侯功不立與方外交惟清風先生有文彩故與文士相友善

聞見錄范質在茶肆中見一人貌怪陋值時暑公執扇偶書大

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其人曰酷吏何止如大暑公他日當究

此携扇去後至祔廟見木鬼即前見扇猶在晉謝安取一扇送袁宏行宏應聲曰

須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黃魯直次韻高麗松扇銀鈎玉唾明壘紙松筵輕涼并送似可
憐遠度憤溝洫高麗土名道者今時能馘子

劍

列子魏黑卯以匿熈後丘邴章也丘邴之子來丹謀復父仇適
衛見孔周執僕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周曰吾有三劍唯子
所擇一曰含光視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泯然無際經物而
不覺二曰承影昧爽之交自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淡焉若
有物存莫有其狀其觸物也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三曰宵
練晝則見影而不見光夜則見光不見形其觸物驕然而過隨
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來
丹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跪而授其下劍丹再拜受之執

劍從黑卯黑卯醉偃卧牖下自頸至腰三斬黑卯黑卯醒怒其
妻曰醉而覆我使我益疾

吳越春秋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劍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三曰

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王取豪曹巨闕魚

腸示之薛曰非寶劍也取純鈎示之薛曰光乎如芙蓉始生其

紋如星行其光如波溢取湛盧示之曰莫哉金鐵之英奇氣純

靈可以折衝伐敵允常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弒吳王僚湛盧

乃去楚蜀志楚王作劍三枚曰龍泉曰太阿曰工市晉鄭聞而

求之不得與師圍之楚王引太阿登城麾之士卒迷惑

闔閭既寶莫邪復命於國中能為善鈎者賞百金吳作鈎者衆
而有貪王之重賞者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鈎獻於王請

公門而求賞王曰子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
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以示之何者
是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于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
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
飛着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天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按干
將莫邪吳鴻扈稽皆人名而劍名也

亢倉子畫景之劍成集白曰氣成虹霓以之刈獲則與刷刃也
無擇

國策趙奢曰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
上而擊之則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而為百

晉書張華聞豫章人雷煥達象緯補豐城令掘獄屋基曰丈餘
得一石函中有雙劍刻曰龍泉太阿先是斗牛之間常有紫氣

其又不復見馬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試劍先芒龍發送
一并土與華一自佩華因事誅失劍所在煥卒子業為州從事

行延平津忽腰間劍躍去墮水蜀志楚王召風胡子令之吳見
歐子與歐子同師閻閻使造二

劍一干將一鑊鑊鑊者干將之妻也金鐵未流干將夫妻乃
斷髮剪指投於爐中乃濡遂為劍陽干將作龜文陰鑊邪作漫
理干將匿其陽
出陰以獻閻閻

拾遺記顓頊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
赴指其方則赴未用時在匣中嘗如龍虎吟廣雅云斷蛇魚腸
純鈞燕支蔡榆

鑊干騰堂銘
墨陽並劍名
初學記劍口謂之鐔鼻謂之彘鞘謂之室齠謂之衣荀子担公
之闕文王之錄莊公之忽闔閻之干

將莫邪巨闔辟閻此皆古之良劍也

西陽雜俎 開元中河西騎將送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敵而

旋未嘗見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從士悉入寇獲生口數

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常見青龍

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為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

之在靈 唐開元末武勝之知靜江軍忽見灘中雷公踐微雲逐

小黃蛇盤繞灘上靜江之夫戲以石投之中蛇銜然作

金聲雷公乃飛去使人往視之得一

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云

昔雷煥既得豐城之寶劍致其一於張華且言曰自葛盧發金

蚩尤造始竭楚鐵之利泗齊金之美淬以清波歛之越砥礪如

流星湛若照水斯乃羊頭精利水心靈秘七彩九華之飾龜文

龍藻之麗陽文陰縵之奇紫電白虹之異雖曰一人之敵且

八方之氣故三賢所以受賜而君子所以自衛也茂先見之

然而驚曰此蓋邪谿之粹赤堇之精傾秦去吳之異五山六合

之英純鉤湛盧之器豪曹巨闕之名掩三鄉而擅價敵千戶以

騰葦定光既聞於太甲照膽仍傳於武丁兵動則飛刃蝕而成

顧此神物終當合并

筆談古劍有沈盧魚腸之名沈音湛沈盧謂其湛湛然黑色也

古人以劑鋼為幹柔鐵為莖幹不爾則多斷折劍之鋼者乃多

毀缺巨闕是也故不可純用劑鋼魚腸即今鑄鋼劍也又謂之

松文取諸魚鱗熟視去脅視見其腸正如今之鱗鋼劍文也 漢

不疑帶礪具劍晉灼注以不作并鹿

盧形曹七啓步光之劍華藻繁縟

梁吳均齊劍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

泥鏐遠霜凜凜匣上風淒淒

曹唐居和買劍將軍溢價買吳鈞要與中原靜寇讎試掛窓前
驚電轉畧拋泉下怕泉流

李矯詩風霜凜凜匣上清精氣遙遙斗間明古今注吳大帝六寶劍白虹紫電辟

邪流星青冥萬里

鏡

淮南子明鏡之始型矇然及粉之以玄錫磨之以白旃則鬚眉

鬢毛可得而察釋名鏡景也有光景也廣雅鑒謂之鏡

西京雜記高祖入咸陽宮周行府庫有方鏡九寸表裏明人直

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來即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

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即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動秦始皇

帝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

上猶帶史良娣合練執轉羅縵身毒寶鏡一枚如八銖錢舊傳

此鏡照見妖魅佩之者為天神所福宣帝從危獲濟及紹大位

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帝崩鏡不知所在

管子善知人者如明鏡自知者如淵蚌鏡以曜明故鑒人蚌含

珠故內照

拾遺記周穆王時沮渠國貢火齊鏡廣三尺六寸闇中視物如

畫人向鏡中則響應之

隋書文帝委任高頰後右衛將軍龐冕及將軍盧貴等前後短

頰於上上怒之皆被踈黜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

皎然益明

酉陽雜俎舞溪石崖窟中有方鏡照人五臟秦始皇號為照骨

寶

龍城錄長安任仲宣家蓄寶鏡識者謂之三代物後有文皆篆
楷八字僅可讀曰水銀飛精百練成鏡後仲宣南浮洞庭風濤
洶湧因泊舟夢道士赤衣乘龍詔仲宣語此鏡乃水府至寶當
歸我矣因持鏡去覺失鏡所在

無戴唐中宗令揚州造方丈鏡鑄銅為桂樹金花銀葉帝每常
騎馬自照人馬竝在鏡中

文祥司空能作傳客成侯金烟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
族中多見按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誠子
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
傳修煉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閭而器之召見嘉其

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為明達挾奸邪以事

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

也唐葉法善有一鐵鏡覽物如水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所積之物以藥瘳之即痊

小說舊聞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江濱有

光若殘星焉乃令人往觀之至其所乃釣船也詢彼漁云適獲

一鯉光則無之乃携鯉而來命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

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鬣爪皆具既磨瑩則常

有光耀公寶之置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王宗受建之族子得一古鏡鏡

下有篆文十二字忽照見一青衣小兒坐酒樓上令人訪之青衣隨至曰吾失此二百年矣此神物也終當化去不若還我宗受出而與之青衣剖腹吐鏡而去小兒傳碎殺吐納之術

筆談古人鑄鑑鑑大則平鑑小則凸凡鑑窪則照人面大凸則

照人面小小鑑不能全視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則鑑雖小而能全納人面仍復量鑑之小大增損高下常令人面與鑑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後人不能造比得古鑑皆刮磨令平此師曠所以傷知音也

沈氏筆記元豐中東坡自齊安過黃州獲一鏡其背銘曰漢有善銅出自白陽取鑄為鏡清明而老左龍右虎輔之兩傍其字如粟大篆款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其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歸田錄呂文穆居相有一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子不過幾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言者歎服以為賢於李衛公遠矣

他好惟以對鏡為娛整飾為事終日無倦以杜子美有勳紫纈看鏡之句遂作策勳亭仍自號勳叟收古今善鏡典衣價無難色居長洲結親友之蓄異鏡者數人問曰會聚樂飲各出鏡傳玩評品抵掌極歡而罷鄉人曰曰鏡社

墨客揮犀慶曆中有宦者以罪謫居維揚藏一古鏡圓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鏡背鑄成兎形甚精巧每至月滿夜持鑑當月照之則兎形却在鑑中人莫究其理

九國志蜀王宗壽常得一鏡晦不可覽屢令工人營之無所覩置巾奩中或日偶覽之光彩煥發因見青衣小兒獨坐市舍中亟令人訪之果來曰鐵鏡神物公宜見還出與之長揖而去

代醉編周公謹云透光鏡其理有不可明者前輩傳記僅有沈存中筆談及之然其說亦穿鑿余在昔未始識之初見鮮于伯

一枚後見霍清琴一枚最後見胡存齋者尤奇凡對日映之
背上之花盡在影中纖悉畢具麻知幾嘗賦此詩得名余嘗以
他鏡視之或有見半身者或不分明難得全體見者太平廣記
第二百三十卷內載有度神鏡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盡人影內
纖悉無失然則古亦罕見也

成化甲辰二月宿州農夫墾田遇古墓獲鏡及燈臺各一鏡磨
照之見墓中人僵卧猶帶弓矢驚駭朴之於地又見農家室戶
男女宛然以為怪物擲之不復顧獨携燈臺歸于富室且談及
鏡事其夜燈臺發光如晝富室以獻于官時蜀人萬本知州事
得之大喜寄饋其族人大學士安安欲併得鏡以獻上乃核
其索之甚亟本遂遠繫農夫追索了不可得繫獄三年安去位

始獲釋

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王度時在臺直畫屏廳聞覺日漸
昏諸吏告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
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

屏風

拾遺記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澈每於月下

清夜舒之常愛寵四姬使坐屏風後外望之乃若無隔惟香氣
通於外耳

南史王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
風露古能不虧物理也

唐書太宗引虞世南為秦府十八學士嘗令寫列女傳以裝屏
風于時無本世南書之一無遺失

塵尾

世說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折文句

直以塵尾柄确機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塵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客乃悟服

緯王導塵尾銘曰誰為質卑御於君子拂穢靜暑虛心以俟許心白塵尾銘曰蔚蔚秀格偉偉竒姿荏弱軟潤雲散雪霏君子運之探玄理微陸龜蒙塵主賦有曰叩易論玄驅今駕古散入神明之蹟中含道德之祖此形容揮用之趣

如意

吳錄吳大帝之時有掘地得白玉如意所執處

皆刻瑯虎如蠅蟬等形時人莫有識者吳大帝以問綜綜答曰昔秦始皇帝東遊以金陵有天子氣乃鑿諸山岡起處輒埋寶物以當王者之氣

交謂

禮記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或席

乃坐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無怍兩手摠衣去齊

尺衣毋撥足毋蹶 離坐離兩相 立母往參三相 馬 有

憂者側席而坐 偏設之別 有喪者專席而坐 不共 君於士

不答拜也非其士則答禮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大夫有獻弗親 使人 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 親在

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受之 方氏曰不敢私 季

武子寢疾蟠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唯公門脫

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 失之顯者人皆可知失

聞 記者謙聞 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

主階者升道義主主人適者敵體之人曰某固願見尊長於已

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

事不植吊尊者之喪俟主人哭則往不敢特往吊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

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慙三辭三

讓而至不然則已慙

史記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之廉耻好禮者多歸之至

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

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

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

無忌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

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

兩人遊甚驩平原君以為妄人公子曰平原君之遊徒豪舉耳

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

無忌從之遊常恐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以從

遊一統志程願與兄顯隨父駒守廣漢游成都見治茂籬桶者挾册就視之則易也因問程若普學此乎仍論未濟男之窮

曰三陽失位也願又曰易學在蜀見賣漿薛翁於眉叩問與語大有所得篋叟漿翁皆隱君子也

書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請求不敢逆所

到衣冠懷之治私書謝京師親故憑几口占數百封親疎各有

意周弘讓書蒼鴈賴鯉而流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家訓書疏千里面日

徐幹謹交古之君子因王事之間則奉贄以見其同僚及國中

之賢者其於宴樂也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則君子未命者亦因

農事之際奉贄以見其鄉黨之同志非有釋王事廢交業遊遠

邦曠年歲者也世之哀矣取士不本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閭閻
多助者爲賢才寡助者爲不肖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修道
藝不治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
公卿大夫州郡牧守王事不恤賓客爲務冠蓋填門儒服索道
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尚以得人自矜以下士亭傳常滿
舉火夜行把臂揆腕叩天矢誓徒營已治私求勢逐利而已

潛夫論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
者大有賒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 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

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厄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
逃責不候謂之倨慢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爲無意奉贄以爲
欲貸恭謙以爲不肖抗揚以爲不得此處子之羈薄貧賤之苦

酷也

世說皇甫度遼解官歸鄉時有以貨得鴈門大守書刺投謁度
遼卧不時起既入見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項白王節信在
門度遼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坐極懽而別時
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劉季和嘗言荀令君至人家坐處嘗三日香

梁武謂謝景滌此
生覺芳蘭竟體

庾徵君少給事縣庭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官遂爲諸生傳
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
以下坐爲貴

稽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
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欣故作鳳字凡

鳥也閑覽李安義者謂富人鄭生辭以出門上大書午字而去或問之曰牛不出頭耳談苑處上朱貞白嘗謂一貴人不

禮題其格子屏風云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都是眼還解識人無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庾公欲遣

王使卜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

日周旋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卧其側見下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

法人

吳錄顧愷以悻悻秦正聞於鄉黨每得父書洒掃整衣服設几

案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

晉書何曾好學博聞武帝拜為太尉性奢侈人以小紙為書勅

記勿報即閣閑談昔執政有詩云蹀因脩賀刺情為答空書又有省判者云省府舊例不答空書

梁書何思澄天監間勅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通志勉與

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

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刺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

不悉與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齎

名刺必盡

史廣武君謂武信君曰若使一介奉咫尺之書萬石君傳為中涓受書謁趙廣漢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王凌謂司馬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何敢不至張湯傳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北史李元忠初神武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筆濁酒奉迎神武

聞其酒容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

招延賢雋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輒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

通

莊子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筭牘弊精神于蹇淺說文牘書版也釋名札攝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唐書李邕少知名李矯等薦為諫官拜拾遺東封獻書信陵後

進之流不識李邕降阡陌聚觀望風尋訪蘇司業每謂當時各

俗所不識者識元紫芝士曰僕不幸生於衰

韓退之遺李渤書朝廷士引領東望若景星鳳凰始見爭先睹之為快

盧光啓受知於租庸使張濬每致書凡事別為一紙朝士效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啓

古今詩話牛僧孺赴舉之秋嘗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年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

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卷僧孺詩曰粉署為郎四十春今來名草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闕樽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持酒輕言語

文章謂後塵禹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記相如成賦日後為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先

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馬宰相三朝後主印於是移宴竟夕

方整前驅紀聞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

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少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

淑踏起退及富鄭公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送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稍效之

談苑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紙書故為之名紙唐李德裕為相極其貴盛人之加禮改具銜候起居之

狀謂之門狀

古者三公開閣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閣故有閣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元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記室本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不可通用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及自卑達尊如云座前尤非也閣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借用哉

哀談洪武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札多稱頓首再拜百拜實非禮也宜定其式禮部議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啟上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云家書敬覆尊長與卑幼云書付某人某名字有天國君

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唐晉漢等國號犯者悉更之是月又命考服色所尚禮部奏宜尚赤從之

涉筆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左傳趙文子襲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苗夕皆暮見也史記張丞相洗沐常先朝王陵夫人臨邛令日往朝相如亦旦見耳然稱朝終嫌同辭漢以後無此矣

音問之謂消息猶言安否善惡消消息也息生息也後漢書竇

皇后紀數呼相工問息耗息耗即消息也今或顛言息或顛言

耗浸失其義明皇詔將士曰諸將士各好在注好在乃存問之詞杜甫詩好在阮元瑜

賢奕編揚用脩著赤牘清裁既不序赤尺所以唯於執林伐山載禽經云雞上無尋鸚上無常雉上有文鸚上有赤云赤與尺

通莊子云斥鷃斥亦尺也

代辭編禮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俠者夾也謂男子一拜婦人兩拜夾男子拜今婦人之拜不跪則異於古所謂俠拜江浙衣冠之家尚通行之間巷則否江鄰幾嘉祐雜志載司馬溫公之語乃謂陝府村野婦人皆夾拜城廓則不然南北之俗不同如此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九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允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手至地為拜今

人或以吻首施于地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為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為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謂無據然大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不跪者矣周禮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之異姓婚姻也時揖平推手天揖推手少舉之

古者席地而坐即今之跪也故禮記稱跪皆曰坐以愚意觀之跪則兩膝用力坐則臂近于肱竇嬰行酒故人避席餘皆膝席膝席者兩膝跪而臂已起也管寧坐久惟兩膝着處穿則久而着力者先敝非膝席之謂也古者席地而坐未嘗有褥至晉乃有繩床即今上馬交床之類此用椅之漸也

禮記室中不翔注行而張拱曰翔葉拱出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注云兩手薄其心

行別

莊子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日見所嘗見於國中者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挂旆馳之徑跟位其空聞人足音楚然而喜矣况乎有昆弟親戚警效於其側者乎

王信報柴將軍曰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志起盲人不忘視勢不可耳

孔叢子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相友善及將還

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握手而已分皆就路其徒問先生與彼二子別彼有戀戀之心

而先生厲聲高聲始無乃非親之謂乎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交

夫耳今乃知其婦人人生有四方之志豈鹿豕哉而常群聚子

郭林宗每行逆旅輒躬洒掃及明去後人見之曰此必有道昨宿此也

大戴記驪駒逸詩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詞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御僕夫整駕

世說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歡樂之娛

江文通別賦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况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台兮始生乍秋風兮暫起是以行子斷腸百感凄側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異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迤於山

側棹容與而未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露

軼

杜甫奉高使君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深送長孫判官問君適

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曹子建詩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

陸龜蒙詩仗劍對樽酒耻為遊子顏

送王判官大家東征遂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隋煬帝龍舟牙檣錦纜

陽信使應希少莫怪頻頻問酒盃蕭鳳使玉門關弟蕭勸酒頻頻謂兄曰醉中庶分袂不悲

贈賈侍郎肯訪浣花老翁無為君沽酒滿眼酷與奴白飯馬青

荔送路六侍御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若為後會

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

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桃花之紅柳絮之白皆劍南之春色今不分之生

之於春色若無聊賴者何也正以其徒到酒邊以觸忤愁人耳

韓退之贈張籍樽酒相逢十載前君為壯夫我少年樽酒相逢

十載後我為壯夫君白首

古今詩話劉綜學士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送行因進呈

童聖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如李唯秋聲和暮角膏雨逐行軒

揚億閔榆漸落邊鴻度勸到劉郎酒十分朱葉寒恒古木含秋

色祖帳行塵起夕陽孫僅汾水冷光搖畫戟寒山秋色鎖層樓

童聖謂綜曰并門唐時皆將相出領將之官遣從事以題詠罷

其行後綜寫為御還句畧

瑣言脩道功深已成者自然享六甲行厨有所需舉意即至

泊宅編東坡長短句云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

州張文潛詩云亭亭盡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
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王平甫愛而誦之不知其出於外此
奪胎換骨法也

子瞻詩遠須更置軟脚酒楊國忠傳出有賜曰為君擊鼓行金

樽注郭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出三百

千遊歷紀聞燕太子丹為質求歸秦曰待烏頭白馬生

楊廷秀贈李章子春風畫錦歸吾里羊祐與徐孝秀曰既定魯

容指之墟

言語

曲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外言不入於相門內言不出於相左鄭厲公謂原繁寡人出伯

莊子大知聞聞小知聞聞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知詐漸毒頡滑

又符頡滑亂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離堅白若

懸字謂能辨折若懸天地之間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猶物無礙自保

其真為樂故不言而飲人以和

列子至言無言至為無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列禦寇抱道養其身伯昏瞀人至則戶之屨滿矣不言而出曰

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

矣

史記廝養卒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

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

何欲曰欲得其主耳養卒笑曰君未知兩人的欲耳夫武臣張

耳陳餘枚馬筆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
終已耶夫主與臣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
王且以少長先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
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
欲無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
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成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
說苑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座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
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座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
座市不如以生座市有如座死趙王不與王地則王柰何故不
若與楚割地然後殺座王曰善座因上書信陵君曰座故魏之
免相也趙以地殺座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

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明日
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
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若何應之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
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絃則諭乎王曰可
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
王曰無譬則不可矣

班孟堅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
謀桓而魯隱危梁書構卻而晉厲弑堅牛奔仲叔孫卒邱伯發
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諸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
誅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

造盡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

哉

世說何尚書自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明共論公明為詞析玄旨九事皆明時鄧茂玄在坐言君見為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也公明尋聲答言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廣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王右軍與太傅共登冶城謝悠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王敦為大將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論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

平若在當復絕倒

平子言胡毋考國吐佳言如銘木屑霏霏不絕王恭言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閑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成帝時鄭寬中張禹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

晉帝向餉山濤恒少謝大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志少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曰此至佳那得在日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焉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王曰長

史自不欲苦物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
燎桓曰矛頭浙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輓
轆卧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
咄咄逼人仲耿目故也

張天錫爲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爲符堅所禽用爲侍中後於
壽陽俱敗至都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於已
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耳香鴨鷄車響淳醪養
性人無嫉心

薛道衡常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爲努目菩薩何
爲低眉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
悲六道衡憮然稱善

韓退之言咸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
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
邪而歎奴以善其生邪

劉安世問盡心行已之要司馬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安世終身
服膺故其進而議于朝者無隱情退而語于家者無媿辭

蘇子容曰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
喜論文章各不務其所能也

劉元城曰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
淺也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

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畢仲游與東坡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

魯公曰張安道論大事他人終日返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

韓魏公與歐魯同事兩府歐性素褊魯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魏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

明道先生為御史嘗被旨赴都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愧屈

伊川先生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或曰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伊川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

司馬溫公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鉤鏜銘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

朱子曰無耻的人未嘗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他行不當事

妙

口銘云病自口入禍自口出此語最

人多將言語做不緊要容易說了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

言語丁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

傳獻間公日以帷薄之罪加于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訥乎

陳忠肅公與人議論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

東軒筆錄陳繹為端朴之狀時為之熟熟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廷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孰讀惡

而黜之繼時為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直杜園賈誼也

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熟熟顏回杜園熟熟皆當時鄙語

清波雜志正至交賀多不親往有一士令人持馬行每至一門

撼數聲留刺字以表到有知其誣者出視之僕云適已脫籠矣

司馬溫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為也脫籠

亦為京師虛詐閃爍之謗語

披沙東坡有吃語詩云故居劔閣隔錦官井果薑桂交荆管竒

孤耳掛汲古綆僥觀敢揭鈎金竿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乾薑

高中冠更改句格各蹇吃姑因狡獪加間閑

代醉編楚師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印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

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日於管井而

極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漬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
解故曰無河魚腹疾言無禦濕藥將病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
申叔視廢井而極已申叔又教結茅以表井頂哭乃應又來十
三年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
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注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
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按此乃後世謬語之始
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視子孫
毋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伯宗曰天反時
為灾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灾妖生故文反正為之此
後世析字之始

荆公舉一酒令云有客姓名稔取金及錦闌吏止之曰任稔
任入金錦又字謎云日字加兩點不得做貴字貝字欠兩點不
得作日字賀資二字也又四個口盡皆方十字在中央不得作
由字道不得作器字商圖字也

東觀漢記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白狼王
唐散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有健為郡掾田恭譯其辭語輔令
從事李陵與恭護送詣闕遠夷樂德詩曰提官隗構是治魏冒
踰槽與天意合罔譯劉脾吏譯平端旁莫支番不從我來徵衣隨旅聞風化知唐
桑艾所見奇異邪毗緜多賜布推潭僕遠其美酒食拓拒蘇便昌樂肉飛局後
仍離屈伸悉備僂讓龍洞蠻夷貧薄莫支度由無所報嗣陽維僧鱗願主長壽莫稗
角存子孫昌熾遠夷慕德詩曰僂讓皮尼蠻夷所處且交陵悟日入繩動

隨旅慕義路且俛維歸主聖德度諾聖德魏茵度洗與人綜邪富厚

流藩冬多霜雪作邪尋螺夏多雨藐濛瀘離寒溫時適茵補邪推多入辟危

歸險涉危莫受萬柳不遠術豐附德去俗仍路孳摸慈母遠夷

懷德詩曰荒服之儀荒服之外犁籍憐憐土地阻蘇邪犁食肉莫矜

麤沐不見罔譯傳微吏譯足漢夜拒大漢安樂縱優路仁携負雷折

險龍觸胃儉狼藏幢高山扶路側祿綠崖息落服涯木薄理歷

毳維百宿捕臣茵毗父子懷棠匹漏懷抱傳言呼救傳告陵陽

臣僕長願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

程大昌曰古無謎字若其意制即伍舉東方朔謂之隱是也隱

者藏匿事情不使暴露也即後世之謎也鮑照井謎曰一八五

八飛泉仰流仰流垂綆取水而上之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

者折井字而四之則共為十者四也四十即五八也凡謎皆倣

此註書云大的不會說小的小的常是說大的若要知得大底

詩話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卿能

道我為卿飲靖舉曰夜筵設後盛臣拜洗受賜兩朝厥荷通好情

幹勒厚徵臣雅嘗拜祝若統福祐聖壽鐵擺高俱可忒無極主大

笑遂為醕觴漢史有槩木白狼詩譯出夷語殆不若靖真胡語

也劉沆亦使虜丹契館客曰有酒如澆繫行人而不佳沆應聲

曰在北曰秋吹出塞以何妨

灑水燕談載契丹產大鼠曰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其國以為

殊味穴地取之以供王膳相公以下皆不得嘗址使嘗携至京

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得食之蓋極珍重之也浮休使遼
錄亦謂有令邦者以其肉一臠置之食物之鼎則立糜爛是以
愛重陸氏舊聞云狀類大鼠畏日為隙光射輒死續揮犀戟乃
約使契丹戲為詩押燕移離畢看房賀拔支餞行三足裂容賜
十毗狸蓋亦竹狸狸之類

元立怯里馬赤蓋譯史也以通華夷言語文字世祖常問孔子
何如人或應之曰是天的怯里馬赤世祖深善之譯者傳語之
人今北方謂之通事南海番舶謂之唐舶西方蠻徭謂之蒲人
劉曜自攻洛陽石勒將救之佛圖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
岡僕谷劬秀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劉曜也

沈佺期回波詞姓名
雖蒙齒錄袍笏未復

牙排子羨飲子頻通汗懷若想排
珠飲子懷君亦齒錄牙排之比

古今詩話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社詩友
于皆槎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蓋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
卽成帝謂其祖旣曰蓋實才子却恐卿文章得無假手于貽厥
乎又稱兄弟為在原天屬號故鄉為維桑之里稱師曰在三之
義稱子曰則百之祥皆是類也

慎言集魯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薛文清曰為
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文清公曰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為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已
有之私故不矜尋常事處置得宜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

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未信者不可強言以聒之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鈎之 不可強

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乃可常觀後人肆

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為不及古人者

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耻之甚乎 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

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事則難

接下不可一語冗長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為官最宜

莊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少言沉默最妙已心既存人自生敬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

得氣元而夢寐亦安

筆疇曰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

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

劉勰曰韓昭侯與崇蹊公謀而終夜獨寢慮謬言泄于妻妾也

孔光不對温室之樹恐言之泄于左右也

揚誠齋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

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晁氏容語曰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穎考叔一言而全人

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英嘗因晁氏容語而推廣古人有用之言燭之武一言而秦伯退師展禽一言而楚莊王不奪人千乘之國茅焦一言而完璧歸趙申叔連一言而趙人不敢帝秦毛遂一言而定約從田千秋一言而霍主張子房一言而散沙中之偶語袁盎一語而徹夫人之座席周勃一言而北軍左袒為劉蘇瓊一言而兄弟不忍爭田曹武惠王一言而南唐城陷無一人橫罹鋒鏑寇萊公一言而決策

親征遠人奪氣王沂公一言而西賊服朝廷有人富謝公一言而調和兩宮胡澹菴一言而金人不敢南侵二十有四年此類者皆所謂一言而興邦者也言出而天下以為口實者也其利不既溥哉

陳眉公長者言淡薄者必為濃艷人所疑檢束者必為放肆人所怒君子不可以此處變節

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甚且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謗孰非名為的而招之射哉故取名不如避名避名不如無名

聞謗則當自脩聞譽則當自懼

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做當今一箇好人須壁立

千仞祝生小言夫世海也身舟也志舵也世之溺人久矣吾之志所以渡吾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人須張上下十年眼方不誤百年身

忍之一字象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為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

忍則何事不便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富貴之榮事君則無往

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已之心恕人則全交

飲啄前定無容強求任目前之所有則自如想珍異不獲則心

歉矣自此理以推廣凡貴賤亨通無入而不自得也

戒口頭妄語易戒筆頭艷語難直至兩處皆判削得去方是打

成一片三緘人也

住世出世俱少學問不得不然俗子胸中數斛俗氣何時淨耶

黃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不然醫俗病者

惟有書耳祝子入善讀書者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胸中善讀書者讀萬卷書亦無一字在胸中人能當下劈斷并

精神歸一路何堅弗破何遠弗到弗然者將從俗且畏名義將從理復牽情緣

余聞之師曰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然余謂真能讀盡天下書者益知古人不可輕議後生嘵嘵只為不遇先輩先生鑪錘然畢竟坐胸中書少耳

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可以養德人之受用自有良劑省齋淡泊有久長之理可以養壽醉醴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腸胃清虛可以養神奢而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悶可以養氣故老氏以為一寶

豫章張相公云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礪礪以沾石母借公道以遂私情毋私小惠以傷大體憑怒徒足損己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閒遇急便宜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

毀譽可以清心正直可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

公恕足以孚眾志坦易足以消群疑伸縮無戚於分中喜怒無溢於法外毋偏信為所賣毋偏向為所欺毋恃健而過勞毋乘倦而遷就莫臨機而失好事莫徇世而務多營忿纒興而停氣以思之欲初萌而猛省以遏之

麻城耿司農云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歐然失意泰然此非養盛者不能也

俗情濃醞處淡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方見學識超卓處也譽而喜毀而愠利則兢害則撓役然汨於物而不悟囿於俗而不知自振吾耻之

志唯警語題方圓二鑑說

是鑑何取於圓也以圓極其明

人炯然知其圓而不求之以方也漢有張子房唐有狄懷英宋有韓穉圭溫溫豈弟可貫金石可孚豚魚其人在千百載之上而其心直照千百載之下吾敬之服之以象吾之圓是鑑何取於方也以方極其明人炯然知其方而不求之以圓也漢有汲長孺唐有宋廣平宋有包希仁鯁鯁峭直可驚鬼神可撼山岳其人在千百載之上而其心直照千百載之下吾敬之服之以象吾之方

李叔玄題天下之事公易而私難直易而曲難平易而險難實易而詐難簡易而繁難近易而遠難下易而高難靜易而動難質易而華難無求易有求難出其本心易非其本心難藻也不敏爲其易而已矣

客坐私視王陽明先生云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贖貨之謀冥頑無耻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曾不敏但願直諒多聞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聖賢豪傑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裨益我身心使毋陷於罪戾不願強我爲人閑說况吾之名節壞吾之心術且不肖叨嚴抗未嘗徇人一事豈可以事干之人未嘗接人一帖豈可以帖干之人嗚呼由前之說是謂嚴師由後之說是謂損友曾苟不親嚴師而近損友

是謂天地間棄人戒之戒之

別猶子言薛文清謂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窮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病而程伯子亦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可見二事原不可缺一余二十年前亦知向人道說第不曾着實用工夫迺認靜坐爲居敬讀書爲窮理今追想之吾曷嘗不靜坐哉不過強閉此心都不濟事若真正居敬是大學懔法靜亦敬動亦敬坐亦敬行亦敬語亦敬默亦敬此心常醒醒不少放逸一以神明爲主宰禪家教人習靜迺云靜坐一件是得毋以後事大爲有見李愿中善終日危坐彼時學蓋已進德了吾儕還日於敬上存存不息爲第一切要也吾亦曷嘗不讀書哉不過溫習舊聞都不理會若真正窮理是大學致知法思之

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逼之不肯含糊將就過去故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小小一事亦必明白透徹至有恰好田地然後已禪家謂兩情相戀乃能變化通靈深爲有理藉令事自事而我自我則所與來應者有何繫戀安能成其變化還當隨事研究方與古人做事一樣也既居敬而復能窮理則神日定機日靈天下事處之裕如矣

海忠介剛峯先生嚴師戒曰瑞女知女之得生於天地間者乎有此生必求無忝此生而後可無忝者聖人我思之一一放而行之非今所競躋巍科陟臚仕之謂也女今亦小寓於其間矣入官而得錢易易焉宮室妻妾無寧一動其心乎昔有所操今或爲恂恂者易之乎財帛世界無能屹中流之砥乎將言者而不

能行抑行則愧影寢則愧衾徒對人口語以自雄乎質充蒙而有媚心焉無能以義自亢乎參之衣狐貉而有耻心焉忘我之爲重乎或疲中而氣餒焉不能長江大河浩浩然莫禦矣乎小有得則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達不能無競心乎諱已之疾凡百所事不免於私已乎窮天地亘古今而不顧者終亦不然乎人非無賄之患無令德之難於此有一焉下虧爾形上辱爾先矣天以完節付女女不能以全體將之奚顏以立天地間耶俯首索氣縱其一舉而終已於殫相之列天下爲之奔趨焉無足齒也

惺心格言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已矣皆竭盡無餘蘊之辭可見聖人之道不假外

求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程子曰事君若周公者可

也可也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可見吾人之學初無止足

胡敬齋曰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爲學無別法只是心不安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安動一身皆天理事不安爲事事皆天理 操持要極其謹密

窮理要極其精微應事要極其詳審規模要極其宏大此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効驗處

曹月川曰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安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

陳白沙曰學者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嗚呼人所得先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其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共活已耶

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爲宵有得息有養晦有存

李延年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鄒志完曰中庸一篇要在慎獨但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檢點不放過便見工力

問患工夫間斷呂涇野曰出手入眼處皆是功夫焉得間斷又曰飲食男女乃做功處衣服宮室乃觀心處言語動靜乃體驗

處夢寐交遊乃見道處

陽明曰隨地多少邪思狂念這裡一覺都自消融又曰心體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中着不得些子塵沙能得幾何滿眼便昏黑地了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是用力處

楊復所曰學有五字之益五字者不敢與怪不得也蓋孝經之教以不敢爲先田不敢毀傷以及於不敢惡不敢慢不敢言不敢服不敢侮鰥寡不敢失於臣妾之類直至通神明光四海皆不敢致之是則不敢爲孝也大矣羅近溪每見人有過輒提起怪不得三字在口謂吾儕日居善地日親善友猶不免於有過

而此輩或所遇不得其所或所交不得其人或未聞善言或未見善行其有過也如何怪得他故以不敢二字待已何等孝敬以怪不得三字待人何等仁慈得此五字當終身受用不盡王龍溪曰吾人學問不得了脫只是一種世情開熱心放不下者以功利馳騁為開熱上者以事業揮霍為開熱最上者以道術能通為開熱譬之塵埃與金玉之屑好醜雖不同其為明眼之累則一而已若非徹底懲創與冷落枯淡下來欲與至道相應不可得也至道本淡然無味淡之一字便是吾人對病之藥纔冷淡便是本色纔開熱便落世情

蔡虛齋密箴曰勸君莫着半點私但着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着半點術但着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魏龜溫公傳

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孚孩童又曰戒爾重其言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也不重則人之聽之也輕惟古之聖賢兮率然隻語達天聲垂之後世而為經

鄒南皋曰除義路禮門身心無安頓處除親師取友氣質無消融處除遷善改過工夫無着落處除洗心藏密性命無結果處

視子小言人遊於道鳥遊於空魚遊於水上下四方呼吸動靜混成一片無所之而不為是子淵得之而曰不能罷非故不罷直是無可罷處子思得之而曰不可罷非故不罷直是無可離時

崔清獻座右銘無以嗜慾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疑陽四偈其一母執來去之勢而為權母固得喪之位而為寵母戀聚散之緣而為親母認離合之身而為我其二母厚養生以累蛆母悖積財以累盜賊母陰行險

以累鬼神母巧取名以累造化 先正有言世以三品論士

九品論官官品品之一朝定之自天士品品之百代造命自我

達人窺天先之天閱人中之人窮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終不

以品之一朝易品之百代故百年總歸無涯三立終成不朽

王嘉慶別王龜齡語吾輩會合不可常但當常留面目異日可

以相見龜齡亦嘆賞此言吳康齋曰士君子今日為事草草其

如後人公議何不顧後人公議則非士君子嗚呼吾輩誠念及

異日面目後人公議也其敢草草乎

松窓寤言曰君子不幸而見知於小人宜早決斷小人豈誠於

好德者乎姑藉以壓群論矜已黨焉耳

寇萊公六悔銘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

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晦翁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微處就難臨深履薄處

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

司馬溫公曰士君子處己只應於多事中求省事不應於無事

中生有事士君子處人只應於有過中求無過不應於無過中

生有過祝子小言毀人於我不美誑人於我不信慢人於我不

推謳萬境自邵康節曰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衍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

利刃物來則割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中歲嘗置黃黑二豆几案

間自旦之暮每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

初發視之黑多於黃漸久反之既謝事歸一念不與遂微豆無可數人強於爲善亦要在造次間每自防檢

堯夫垂沒舉兩手示伊川曰面前路徑須放寬蓋人生眼界小則觸目墻壁行徑窄則舉足荆榛反此二者是出門無礙天地皆寬

呂涇野曰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濂溪曰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

曹武惠王冬月禁勿葺墻壁謂百虫所蟄動恐傷其生陳文惠公見壞器服輒飭補曰無使不全以見棄仁人無傷生無棄物

一至此

康節詩立身要爲真男子臨事無爲淺丈夫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在尋常時觀執守當倉卒處看施爲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生平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夫得却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爲多求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照破萬古事收歸一點真禍福眼前事是非身後名又無疾之安無災之福多與招吝多取招損言言皆可藥石

一等吟云欲出第一等言須有第一等事
等意欲爲第一等人須作第一等事

胡文恭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爲造物所嗤

謝上蔡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

得陶鑄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患枉做作
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筆時曰稠人廣眾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妬抑亦
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不言而心憾矣如對

官長言清則不清見怒對朋友言直則不直見憎彼不自責其
短將謂我有意為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惟有簡言語和顏

色隨問即答庶幾可矣吳岸妻謝氏其子名賀與賓客言及人
之短長夫人屏間竊聞之答賀一百或
勸之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
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賀由是恐懼謹默

國朝豐公慶以爭南城易儲逮獄起家轄河南行部風裁大震
一丐令懼無以辭乃以白金為燭致饋公初未省也既而廳子

以告公佯曰試燃之乎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
之耳次日從容語令曰汝燭不燃盡出以易燃者即今無復爾

矣令大恐棄印綬去終亦不明為銀燭事也
東谷贅言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勤

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已禮賢下士不言忘勢庶於官箴
無忝祝子小言士大夫欲為天地萬物惜生命百姓惜財惜力
為自已惜心神為子孫惜福無如情從恕事從簡用從儉

右飭躬
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

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
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

寇萊公為樞密學士時賞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求一
縑為衾不可得誰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

不蓄財產後雖出將入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內無聲色之娛
寢處一青帟二十餘年范文正公既貴常戒諸子曰吾貧時與
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
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早亡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
之樂耶此猶曾子子路鱸魚之意

問孝何以爲仁之本近溪曰子不思父母生我千萬劬勞乎未
能分毫報也子不思父母望我千萬高遠乎未能分毫就也思
之自然悲愴生焉疼痛覺焉即滿腔皆惻隱矣遇人遇物必能
方便慈惠周卹溥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耶

楊貞復論讀孝經曰每日清晨默坐閉目存想從自身見今年
歲逆想回孩提愛親時光景何如又逆想回在母胎中母呼亦

呼母吸亦吸時光景何如到此情識俱忘只有綿綿一氣忽然
自生歡喜然後將身想作個行孝的曾子侍立在孔子之側無

限恭敬無限愛樂李密聘吳對吳王曰爲人子者願爲人兄不願爲人弟兄事親之日長弟事親之日短

蘇明允族譜引喜不慶憂不吊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
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兄弟而一人之身也何

岐爾我司馬溫公家訓曰兄弟手足也今有斷其左足以益右
手庸何利乎虺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爭利而相害何
異于虺兄弟而手足之親也何爭利害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
兄弟意欲分異出見三荆同根接葉連陰嘆曰木猶欣聚况我
而殊異哉兄弟之一本欣聚當不啻木矣吐谷渾阿豺疾有子
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取

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兄弟之戮力外侮真不啻箭矣

右孝友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王文正公旦晚年官重每家人拜賀立令止之因語其弟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每有賜祿見家人服飾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如此亟令減捐故家人有一衣稍華必於庫中易之不敢令公見公歸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不使知淡薄之味

司馬溫公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蔽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嘗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殺止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動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殺非遠方珍味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客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此不足處便

是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也留不盡之

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利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甚欲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又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東坡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諺曰莫使滿風帆留作轉身地皆是留有餘不盡之意

季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右儉約

白沙詩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又曰吾儕生分薄於福

全其忍箴曰七情之發惟怒為遽眾逆之加惟忍為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厲過一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謀其迺有濟唐克之云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詬不足以為人聞人密語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為人

趙清獻座右銘有曰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溢語難收荀子謂傷人之言甚於矛戟况形紙筆乎此最可戒

或問張無垢處事之道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何如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呂氏童蒙訓亦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

蘇子瞻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曰我心平易上

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曾見齊瑞卿書此於齋中
跋其尾曰予性褊急不能容物服此以爲瞑眩之藥也

杜少陵詩恐過事堪喜張文定詩曰謹言渾不畏恐事又何妨
孔曼詩曰盛怒劇炎熱焚和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諺曰恐事敵災星又曰萬事從寬其福自厚又曰戒酒後語忌
食時嗔恐難恐事順不明人又曰得恐且恐得誠且誠不忍不
誠小事成大又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饒一步又
曰饒人不是癡漢癡漢不會饒人又曰饒饒饒千災萬禍一旦
消恐恐恐債主冤家自此盡句句喫緊內典曰恐含百善嘿定
千差尤藥括奧妙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
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
譬如身有瘡癩癰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若人
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
難言者以此

曹侍中彬爲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
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
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
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
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
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諸色也又謂知其爲小

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則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韓億在中書見諸職司楮撫官吏小過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虫魚草木皆欲得所柰何錮人於聖世

右容物

伊川先生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吾生七十二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思叔曰曉生豈

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猶如為深

龍 說子中言 學莫病於認識作知知與識疑而致甚遠知從性起知渾識別知化識留誰則去識其嬰兒乎嬰兒

三〇六〇	函	二〇	冊	書門
九	函	二〇	冊	類

三〇六〇	函	二〇	冊	內閣文庫
九	函	二〇	冊	類